



# "人民诗人"吴芳吉

史飞翔

吴芳吉这个名字今天已鲜为人知,然而事实上他却是“五四时期”享誉诗坛的“人民诗人”“爱国诗人”,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,他与苏曼殊的俊逸才华前后辉映。吴芳吉的诗歌充满爱国主义感情,反映现实生活,描写群众困难,揭露社会矛盾,真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追求和意愿。吴芳吉诗歌的特点是“不中不西,不古不今,不雅不俗,不激不随”。他创作的《婉容词》《两父子》《护国岩词》等蜚声中外,脍炙人口,受到周恩来、冯玉祥、郭沫若等人的高度赞誉。吴芳吉兼师众长,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了一代诗风之先河,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,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他的代表作《婉容词》等被选入3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,影响了几代人。

吴芳吉(1896—1932),号碧柳,祖籍湖北,后举家迁往重庆江津县德感坝居住。吴芳吉幼时即天资聪颖,机敏过人。3岁时,母亲刘淑贤授以《诗》,能背诵《周南》《召南》各篇。10岁时父亲蒙冤入狱,吴芳吉一路跋山涉水从江津来到重庆,替父申冤,厅堂之上他落落大方、有理有节,其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令办案的法官深深折服,于是送父子俩回家。此事在

重庆一时传为佳话。13岁时,吴芳吉创作了1000多字的读后感——《读外交失败史书》被老师用石印印刷全文,在江津各学校散发,吴芳吉由此名噪全县,誉满江津,被称为“神童”。

1911年,15岁的吴芳吉和后来成为著名诗人、学者,一代国学大师的吴宓教授,同时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(后改为清华大学)并在一个班学习,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1912年,四川籍同学何鲁与美籍教师发生矛盾,吴芳吉被选为代表与校方斗争,因拒绝写悔过书被开除。离开学校后的吴芳吉无处可去,只好流浪街头。后来听说天津四川会馆对在京津的四川青年免费提供食宿,于是辗转前往。此后,在好友吴宓的劝说下,吴芳吉返回四川老家。回家后,吴芳吉先后任职于嘉州(今乐山)中学英文教师,上海右文社《章氏丛书》校对,永宁(今叙永)中学教师,上海《新群》诗歌编辑,又到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教书,西北大学教授,辽宁沈阳东北大学教授,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,四川大学教授,创办重庆大学,江津中学校长等。

1919年7月,吴芳吉从永宁中学回乡,在“五四”运动影响下,他慨然加入朱近之等人发起组织的

白学界联合会,组织游行,发表演说,积极投身革命。与此同时他创办《期期白话报》《期期讲演》,发表《明月楼述》《护国岩词》《两父子》等诗作,教育群众,这些诗作感情真挚,音调婉转,广为流传,吴芳吉在诗坛上的地位从此奠定。

此后,吴芳吉用如椽大笔写下了《儿莫啼行》《思故国行》《红颜黄土行》《痛定思痛行》等著名诗篇,揭露军阀的暴行和国民党的腐败,描绘了穷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。吴芳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一致爱戴,人们亲切的称他为“人民诗人”“爱国诗人”,尤其是他的“三日不书民疾苦,文章辜负苍生多”的名句更是享誉华夏,深为郭沫若等一批名人志士所喜爱。

1932年4月,应加拿大友人邀,吴芳吉赴重庆大学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讲演《儒家思想与耶教精神》,并现场吟诵新作——颂扬19路军的《巴人歌》。当时身患感冒的吴芳吉激昂悲愤,声泪俱下,难以自制,不料竟因劳累过度引发旧疾肺结核,当场昏倒,不省人事。1932年5月9日,一代诗人吴芳吉溘然长逝,享年36岁。



# 沙乡有榆

马超和

在民勤绿洲,除了白杨和沙枣树,榆树大抵算是最常见的乔木了。房前屋后,田间地头,农人有意栽植几棵白杨,或装点院落,或抗拒风沙,或为日后翻修房屋蓄积些檩椽。我行走社会这么多年,还从没听说哪个单位、哪户人家特意在门口栽植榆树的。我们见到的榆树大都是自生自长起来的。我觉得它们绝对是自强不息的楷模,不消极沉沦,不怨天尤人,抓住机会,谋求发展。物犹如此,人何以堪!无论何时何处,缺少关怀不能成为我们不努力成长的理由,不能成为我们堕落的由头。

许是受到春风的感召,仿佛一夜之间,榆钱儿暴喷于枝头。榆钱是榆树的果实,因状如铜钱,故名之。榆钱儿一簇簇,水嫩嫩的,很是惹眼。鸟雀也流连其间。它们不是素食主义者,没有采食榆钱的习惯和传统,它们用喙亲吻榆钱儿,想来也只是为了尝尝新鲜。

榆钱压枝的时节,我们常去捋榆钱。榆钱儿被枝条高高举起,爬树是捋榆钱的入门课、基本功。树都爬不上去,捋什么榆钱。就连绝少旁逸斜出枝丫的杨树,我们都爬得一个劲儿,更何况身材相对矮小且七丫八杈的榆树。乡下长大的男孩子,有几个没有爬树的经历,没有竞赛爬树的过往。赛事一开,谁谁打起十二分精神。有的人求胜心切,脚下一含糊,就滑下来了。尽管手腕处的细嫩肌肉被粗糙的树皮擦破,沁出了鲜血,却毫不在意,往手心里唾口唾沫,继续攀爬。在我们看来,“受伤”事小,脸面至关重要。农家汉子的标配气性在我们身上已显现端倪。

捋榆钱回来是做榆钱饭的。榆钱在榆钱饭中的作用和意义其实与平常饭食里的菠菜、蒜苗并无二致,所以,榆钱饭并不难做。榆钱布拉子是最寻常的小吃。用清水将榆钱淘洗干净,撒上面粉,拌匀,放到锅里蒸,出锅时拌以精盐、香油即可。过去,榆钱是粮食的补充,现如今衣食无忧,吃榆钱饭可不是为了充饥。我们纯粹是因为新鲜,祖父母则是慰藉一种情愫。朋友圈里,总有人端着盅儿榆钱饭炫耀。点赞的,发流涎表情的,哗啦啦一大溜。很多人可能是不走心的举手之劳,但一些人定然是被触及了内心柔软处。

榆钱里有榆树的种子。榆钱飘落,意味着种子成熟。我觉得榆树绝对是“给点阳光就灿烂,给点洪水就泛滥”的主儿,只要被泥土掩盖,只要水分充足,不管脚下的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,萌芽,呼儿呀嘿,不可阻挡之势冒出头来。在田地里,它会和农作物争肥争水,会影响作物生长,所以,农人看见了,会毫不犹豫地铲除——在自己精耕细作的一亩三分地里,农人掌握着绝对的生杀予夺。如果碍不着事儿,就任其生长。不知不觉中,它便得了势。因为不时发出点声响,它们的枝丫旁逸斜出。每一棵榆树都是一个别致的造型,不似白杨,除了粗细、高低不同,个体之间似乎没有其他什么显著的差别。榆树下是人们纳凉的所在。没事的时候,人们在树下闲话,鸟雀们则隐身于榆树浓密的枝叶间。它们也是不甘寂寞的主儿,时不时发出点声响,仿佛在插话,但毕竟是它们陌生的话题,它们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。只要它们肩下的粪便不跌落在身上,大伙也懒得管顾它们。村庄原本就是大家共有的家园,榆树是它们的别院。

早些时候,在《散文》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,题为《树在乡下才好看》。文章认为乡村是树的故乡,树在乡下才好看。我是深切认同这种说法的。在乡下,树不是什么稀奇物事,可以说是随处可见,对于它们的生长,人的主观意愿不会干涉太多,所以,它们可以顺着自己的本心生长。顺着本心生长的树不缺钙质、不媚世俗,充斥着一种原始的、自然的美,那不是城市街头那些需要人工定期整修的可能比拟的。在乡下,那些长了一定年头、达到一定高度和粗度的树木是可以作为地标的,久而久之,还有可能演化为地名。

红沙岗有个榆树沟,我听说过好多年了,但一直未有机会前去。一般说来,既然以榆树命名,就不会缺失了榆树的踪影。透过朋友拍发的照片,我知道,事实并没有悖背我的猜想。与我所猜想的略有不同的是,其以榆树冠名,并非其间密密麻麻或稀稀零零长了许多榆树,而是源于一株老榆。那老榆高不过十米,这是榆树的常规“身高”。相较于“身高”,它的“腰围”就让人有些咋舌了,三人张臂方可环抱,任是谁都一目了然——它临风面雨有些年头了。不管那粒坚硬的种子最初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之下流落到此地的,不管你从它身上读出多少象征意义,它的存在至少可以印证一个事实:榆树在这片土地上落户安家,绝对不止是百八十年前的事。

老榆树的特别之处其实并不在于它年岁大、主干粗,而在于树身底部硕大的穹窿。那穹窿仿佛是人手劈凿的,可容纳两人对坐。我不知道它经历了什么,却惊叹于它的顽强。它算不得葱葱郁郁,但即便如此,也让我多少有些不可思议——榆树不是耐旱树种,要想延续生机,须有较为充足的木材供应。想来那地势低洼,山水汇聚,为榆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在与沙漠毗邻的荒漠地带,这样的所在很是稀罕,简直称得上可遇而不可求。

榆树皮内含淀粉及粘性物,磨成粉称“榆皮面”,掺和面粉可食用。我没有吃过榆皮面,我那傲娇的肠胃未必耐受了。不过,我舔过剥了皮的榆树嫩枝,还别说,滑溜溜、甜丝丝的。我们虽然听过许多饥饿年代的传说,但对于饥饿还是缺乏切身感受,此举纯粹是好奇。

榆木是人们常用的材料。榆木有自己的小脾气——含水量高,不易干燥。榆木木性坚韧,耐腐蚀。家具行里,介绍家具的材质,凡是榆木的,无论是炕桌,还是书橱,都要在前面加个“老”字,曰“老榆木”。“老榆木”可不是随便讲的,必须是二次利用的,早先是房梁,或者门板,抑或其他什么。新伐的,即便树龄很大,也担不起这个“老”字——这是规矩。人们说脑袋不开窍的人“榆木疙瘩”,真替榆树抱屈——在乔木界,榆树虽然没有高贵的血统,不是栋梁之材,却也有许多不可替代的功用;它招谁惹谁了——肇始了这般比喻。

在民勤大地行走,每当看到榆树,我就像是看到一张熟悉面孔,觉得很亲切。枝叶迎风婆娑,与脚下土地说着私房话儿。跟许多扎根于此的人一样,它从不聒噪,专心致志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儿。这难道不是一种精神的图腾?

# 辛弃疾：醉里挑灯看剑

和智捐

一直觉得,辛弃疾的词里有种不忍细读的悲凉和浸透心底的凄凉。就像是一壶冬夜里冰凉的浊酒,喝下后往往有一股辛辣的气息,直冲脑门,令人不禁泪水涟涟,鼻涕俱下。

尤其是深冬时节,夜深人静,大雪飞扬,天地间一片茫然孤冷,独自一人静坐在淡淡的青灯下,轻轻诵读辛弃疾的词,看乱世英雄南归后,手中失去钢刀利剑,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,再也没有机会奔走沙场,血溅战袍,只能笔走龙蛇,泪洒宣纸,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、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,总会不由得唏嘘长叹,自古风流人物总被“雨打风吹去”,感慨不已。

说辛弃疾是文人,不像,他是一员骁勇善战的武将。生于金宋乱世,二十二岁便横刀立马的辛弃疾率领军又军作战,孤身手刃叛徒,也曾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,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,并率万人南下归宋意气风发,纵横沙场。

遗憾的是,虽然有一腔报国热血,一身侠肝义胆,可命运多舛的辛弃疾因政见与当时的主和派完全不同,南归宋廷后有近二十年时间一直被弹劾落职,再也未能回到战场。

豪情满怀却早早退隐山居,那些虚度光阴岁月的满腔悲愤和壮志难酬的失意常常郁积于心,辛弃疾即使是做梦,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战场上,回到那属于自己拼搏的地方。

多少次午夜梦回,辛弃疾的眼前总会闪现出整齐的军管,耳边又会响起熟悉雄壮的号角声,甚至还还能隐隐约约听到高亢的边塞战歌。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声,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,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恨白发生!”每每诵读辛弃疾的《破阵子》,都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一种透着心凉的郁闷、焦虑、痛苦与愤慨。

在那些似醒非醒、似醉非醉的梦境里,辛弃疾又一次威风凛凛地站在秋风猎猎的战场上,检阅着各路兵马,英勇策马出征。通过一番苦战,他与将士们终于完成了统一祖国这一伟大的业绩,也获得了不朽的英名。

然而,这一切终究只是一场梦,等到梦醒时分,以上种种沙场点兵,英勇豪迈,全都烟消云散,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,并非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。南归后再无用武之地的辛弃疾,依旧只能临水望乡,望长空,登危楼,拍栏杆,只能热泪横流,用一句“可怜白发生”,道尽他的悲愤,他的哭诉,他的煎熬,他的期盼,让每一句叹息都成为千古的绝唱。

直到辗转蹉跎了近二十年后,金宋之战开始,朝廷才再次召唤辛弃疾。当已年过半百的辛弃疾,一路匆忙赶到临安任兵部侍郎,眼看就可建功立业重返沙场时,却敌不过岁月无情,一病不起,仅仅十天不到,便大呼“杀贼”数声,与世长辞。

带着半生的不甘与苦闷,辛弃疾离开了人世。那些挑灯看剑的夜晚,那些悲欢交集的梦境,那些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,全都随着他的离开,消散于岁月和历史的云烟深处。没能在恢复中原的战场上留下战功赫赫的辛弃疾,最终只留下了无数长长短短的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词句,留与后人去评说,去感受,去铭记。



《高原风光》 李海波摄

# 遥望碑林

程应峰



开封翰园碑林



宋建隆三年(962)《重修文宣王庙记》碑



唐 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(宋刻)

碑林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,也是书法艺术的宝库,从历史价值来说,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,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,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的宝贵资料。

碑林中记载了诸多历史人物,如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,统一中国文字的李斯,对蜀汉忠贞不渝的关羽,两袖清风的郑板桥,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,虎门销烟震惊中外的林则徐,历代书法大师王羲之、颜真卿、于右任,以及励精图治的邓颖超,推行新法的康有为等。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,坚韧不拔、锲而不舍的信念,一波一波地推动着时代进程。

西安碑林中的《石台孝经》碑,系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,注解并以隶书书写而成。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,光可鉴人,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,是碑林里最宏伟的碑。碑上加方额,额上刻浮雕瑞兽、涌云;碑上盖石,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,顶上作山岳状;碑下有三层石台,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灵的线刻画,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,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,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、活泼之感,为盛唐的艺术精华。

另有《开成石经》碑是中国碑林保存最完整的一套石刻书籍,此碑由艾居晦、陈珍等用楷书分写,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(837年)刻成。包括《周易》6卷,《尚书》13卷,《诗经》20卷,《周礼》11卷,《礼记》17卷,《礼记》20卷,《春秋左氏传》30卷,《春秋公羊传》12卷,《尔雅》3卷,以及《公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,计114石,文刻两面,228面,字列八层,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。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,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,同时也是读者抄录校对的样本。此经是中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完好的一部,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,它在中国印刷术发明以前,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唐代书法艺术中,名家辈出,碑刻鼎沸,真、草、隶、篆,百花争妍,犹如璀璨的群星,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。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,欧阳通、徐浩、史维则、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。欧阳通书写的《道因法师碑》与其父欧阳询的《皇甫诞碑》很相近,结构严谨,书法险劲,是值得重视的书法名碑。颜真卿的《颜勤礼碑》《颜

家庙碑》《多宝塔感应碑》等,气势雄浑,苍劲有力,是标准的“颜体”。柳公权的《玄秘塔碑》笔力道美瘦挺,劲如削竹,结构峻整,神足韵胜,是“柳体”中最典型的代表作,“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《大唐三藏圣教序碑》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。著名草书家怀素的《千字文》笔意奔放,流利洒脱,为世所珍。此外,宋起信的《大观圣作之碑》和清代翻刻的《宋淳化秘阁帖》等,也是稀有的珍品。

在众多碑刻中,较特别的是《画里藏字》碑。乍一看,是一幅漂亮的竹子画,可近前细看,却是一个个漂亮的方块字,可谓画中有字,字中有画,字画合一。可以说,古人用最软的笔写出了最坚硬、最有魅力的字,这些字溯古通今,气象万千。而现代人以键盘敲字,动笔写字的人越来越少,写一笔好字的人更是微乎其微了,提笔忘字几成常态,这算不算人生的不幸?

除了美轮美奂、气象万千的书法,在北魏、唐、宋等碑志上,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。如唐刻《大智禅师碑》的两侧,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,将蔓草、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,使人感到繁丽、活泼、美妙而有生气;《道因法师碑》座榻两侧,用流利的线条,刻出两组人物,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,牵马携犬,作准备出行状,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;北魏的《元墓志》四侧,分别刻着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形象,空隙中填满流动的云彩,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。它们以特别的姿容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,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,更加瑰丽异常。

关于碑林,郑怀德有诗云:“地轴活溪秀,山开镜石名,莫教生秽污,照照往来情。”明代尚书杨廉也有诗曰:“此石曾将献凤池,赐还仍对次山碑;分明照见唐家里,不向旁人说是非。”碑林,在有心人眼里,不光有墨痕非道,更有大家风范;不光有华彩奇葩,更有炎黄风流。碑林,分明是一个巨大的宝库,一当置身其中,便有风云际会,便有墨意汹涌,便有酣畅淋漓……

遥望碑林,我感受到了碑林的冷峻,但也揣摩到了碑林所具有的温度和灵性。这涌动于胸中豪情,积淀着笔端烟云的碑林,这经历过圆润与沧桑,繁荣与衰落的碑林,在时光的藤蔓丛中逶迤着、绵延着、盈溢着……古人的智慧,一不经意,就让贤达者深情毕现,流连难舍,甚至抱石结顶,不忍离去。